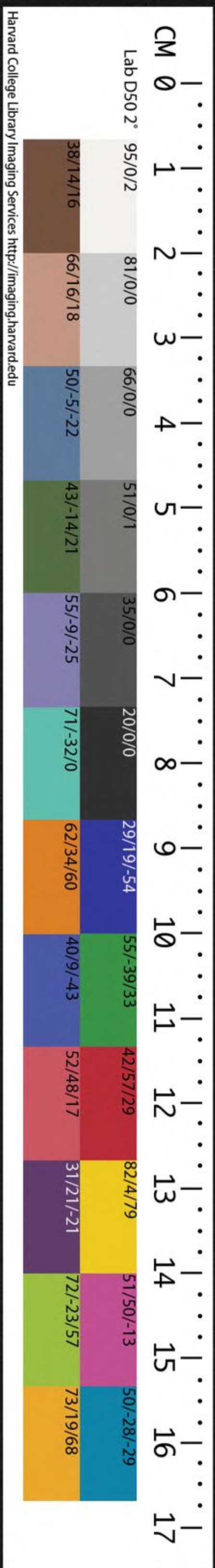


T4664-7/7292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朝野申林疏卷五

皇清御覽

大學士方從哲等 題照得御史劉光復

繫獄已逾一年節談大小臣工竭誠懇請

連章累牘不啻百餘臣等仰體

聖母好生之德及我

皇上錫類之仁先后懇祈亦不下十數乃顯言

之不報密請之亦不報向與諸臣相戒靜

聽以俟

朝野申抃疏 卷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大學士方從哲等 題照得御史劉光復

繫獄已逾一年節諫大小臣工竭誠懇請
連章累牘不啻百餘臣等仰體

聖母好生之德及我

皇上錫顙之仁先后懇祈亦不下十數乃顯言
之不報密請之亦不報向與諸臣相戒靜
聽以俟

宸聰獨斷而日復一日杳然

賜赦之音此臺省之臣所以又不得已而有言也且

皇上之罪光復也原以震驚 几筵之故

神主升矣几筵撤矣

慈靈赫赫已永奠萬年之安而當日獲罪之人猶然幽囚於縲紲

聖母之心能晏然乎是

皇上初意本欲安

聖母以伸如在之誠而乃久羈任戇之臣以重拂其慈悲之念恐非

聖母之心亦非

聖上之心也目下炎暑薰蒸獄中疾疫盛行苑亾相繼以是部科交章請早行熟審爲各犯開一線生路况前日乘輿冠豸補

皇上侍從之臣者哉聞光復念母憂勞且感冒

時症勢甚危篤儻一旦無祿庾死囹圄將使

聖明之世有僂諫臣之名臣等所不忍聞也昔唐敬宗時鄆令崔發以誤擒內使有詔繫獄言官救之不聽宰相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

發寃未常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何爲不赦乃釋發仍慰勞其母夫敬宗末世之主也一舉而宥過之仁老老之惠納諫之明三者備焉

皇上寬仁盛德高出千古卽此一事乃令敬宗得專美於前臣竊惜之臣等心力詞氣已竭顛

天無計望眼徒穿但願

皇上以敬宗之釋崔發者釋光復以完
升祔未了之局慰

聖母在天之靈將泣罪之風直與大禹比隆而
區區世主何敢望哉臣等不勝瀝血嘔心
哀懇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大理寺卿管少卿事何熊祥一本爲臺臣
無可加之罪有可原之情懇祈

聖明原情宥罪以慎刑章事臣上年奉差在道
恭聞

皇上以張差之變率 皇太子詣 慈寧宮
召百官宣布德音羣臣快覩

天顏侈爲曠世盛事臣於是爽然自失而深以
不與班行爲恨也又聞是日御史劉光復

越次颺言致觸

聖怒遂下於理已而奉

中旨論死廷臣申救章滿公車而

聖意未回至今長繫不釋臣于是又惜光復之

戇直言出無補而反爲曠典之累也廷

臣申救光復單疏公疏無慮數百上臣萬

里外從邸報得一二大約以

聖度容諫爲言則謂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

罪人光復言雖率直猶未若折檻引裾之

甚豈前代庸世所能優容者而

皇上顧不能容一光復其以

聖孝錫類爲言又謂

皇上之罪光復原以震驚

聖母几筵而光復有老母在家

皇上念

聖母以及人之母豈不能釋光復歸養以慰

聖母在天之念斯皆言言剴切字字忠愛臣亦
安能更有他說出於兩端之外哉雖狘臣
法官也在法言法亦惟知光復無可加之
罪有可原之情而已夫光復咫尺
天威當 天語未畢 聖問未及率爾高聲向
前自以爲得當吐所欲言不知奏對先後
自有定序失序者罰俸錢半月律開甚明
也律解謂罰俸不坐若奉

旨推問者問逮制又開載甚明也執此之罪光
復何說之辭若舍正條便無可引輕之一
分猶不失爲容言之美重之一分便已陷
於拒諫之非况乎至輕而科以至重

旨由內降竟與侵盜之孟坤同是失序之罰可
服上刑而繩奸治盜之法可施諸披肝露
膽之臣也豈律意耶故曰無可加之罪者
此也夫光復言官也立於

殿陛之間與人主爭是非自其職掌况當其
時

皇上曰 太子仁孝光復亦曰

太子仁孝無非仰體

玉音揚厲 儲德語雖先時意無觸犯臣觀
聖母遺詔惓惓以

皇太子講學爲囑蓋無時無言不注意於

東宮若此然則當光復颺言之際焉知

聖母在天之靈不忻然以爲幸哉有言若此又

安在其爲震驚也夫人臣言事削牘而陳

擇可而進易耳一旦依日月之光處雷霆

之下造膝而談儀非素習披衷而對語非

夙構但能言所欲言斯已難矣啟口容聲

寧能悉中節奏故曰有可原之情者此也

可原而不之原不可罪而加之罪此其致

生之死非直光復足憫而輕乃加重所關

於國法更大矣臣忝居廷尉嘗聞漢人言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私心切欣慕之夷考釋之時有人犯蹕當罰金文帝不允釋之曰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罪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帝良乂曰廷尉當是也蓋釋之持議平而文帝聽之故至衰也

今稱釋之之無冤民爲頌文帝寬仁於不皇上好生之德同符虞舜萬非漢文所敢望而光復失序之咎實出忠悃亦萬非犯蹕所敢擬乃漢文能容釋之之持平而

皇上獨不允法司之輕比也如法不信於民何臣奉差過里雖不獲佐末議然嘗聞詩言爾身在外心罔不在王室區區守法之心

不敢自後於釋之又不敢以在外而頓忘
公家之事故查考律法而以原情赦罪之
說上瀆

天聽使臣而在事據法平反所以陳於
皇上之前者亦不過如此乞

聖明留神省覽渙發

德音將光復如律發落則不惟

聖度以弘

聖孝以光而從是法信於民民安於法所禪
聖治非淺鮮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 十一日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趙紱一本爲

聖孝已完

聖節將至率土呼嵩可慶一人向隅堪憐懇乞
聖明宥忠直以全令聞事臣聞古今稱孝者莫
大於虞舜則以少慕歷終身而不改大德
獲全福而無遺事親者誠且備也我

皇上之事

聖母盡力盡哀盡敬孺慕一念亦旣終始以之

孟子稱五十而慕者蓋一見於大舜再見
于

皇上况

聖德協重華其祿位名壽又無一之不備

皇上之壽固日之方升而川之方至也今日所
當愛惜保護使彌久彌昌惟名耳人主之
名莫微于聽言納諫莫不微於惡言拒諫
客歲臣方在籍聞

皇上召百官於 慈寧宮隨謂震驚

聖母下臺臣劉光復於獄夫光復之非震驚
聖母也

聖母之非光復所能震驚也諸臣辨之不啻詳
矣臣何敢復贅惟是

聖母之慈悲無所不至而何况于臣子

皇上於

聖母之慈悲無所不體而何有於先復今

升祔禮成方奠

聖母於萬年之安乃以

聖母之故而永繫光復恐

聖母之靈猶未妥也以安

聖母之靈而不能推所愛以及光復恐

皇上之孝猶未廣也轉盼

聖節在前萬國冠裳咸將輻輳闕下爲

聖天子效華封之祝而獨令光復幽囚在禁光

復何罪

聖心何忍彼豈非先諸臣而效忠者哉且昨接
邸報知獄中染疾奄奄待斃

皇上不於此時急爲開釋恐後欲釋之無及矣

故及今釋之光復有更生之慶

皇上有宥過之美感恩在臣下 令名在

皇上及今不釋儻光復有捐軀之義則

皇上有殺諫臣之失於下捐其身於

上捐其名大德如

皇上久已斂全福柰何於此而復令其少虧乎
臣因是而不能不責備於輔臣也輔臣之
於光復自謂意盡詞窮救無遺力臣以爲
未嘗救也何也均一輔臣也均一言官也
兩輔臣百疏救一人而不足一輔臣兩疏
處四人而有餘乃

皇上豈不重輔臣者哉亦顧其疏何如耳近觀
次輔吳道南奉職無狀一疏果實意救劉
文炳者哉然文炳既已被調道南何面復
留調者以不容於輔臣辭者以不容於公
論不容於輔臣者以循職而糾叅大臣之
失職不容於公論者以負罪而挑激言官
以多罪取此兩人相提而論孰爲榮名孰
爲辱名乎噫道南無論矣竭誠以感動之
盡力以維持之是全在首輔漢臣趙克國

有言明主可與爲忠言况我

聖主哉詩曰以永終譽書曰無窮之聞古人非
爲名也名有未完則德有未備德有未備
則孝有未盡大臣何私於光復蓋忠於

皇上耳萬乞

皇上超然遠覽 憬然深思

亟允諸臣之請釋光復於獄將

聖壽與山斗齊而

聖名與天壤並位祿無疆名壽亦無疆矣千萬

世誦

皇上之大孝寧有極哉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一本爲

聖壽式增普天同慶懇乞 矜宥累臣以光

聖德事竊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人子一遇

其親誕日必慶修善事以冒益算若臣稱

萬年之觴效九如之祝將安所恃以獻於

君惟有好生一念願祈無疆之休而已茲

當仲秋之吉復值呼 嵩之辰踳踳濟濟

集四海之冠裳皞皞熙熙歛萬方之祝頌

卽堯年舜日豈能遠過獨御史劉光復身
羈獄底不復逐隊隨行躬申虎拜想其望
金門而叩顙憶玉珂以搖魂宜何如爲情者
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匹夫不獲時予之幸
皇上俯視班行得無亦愀然其動念乎頃者大
賚山東所全活不可勝紀父老舉手加額
共祝

天子萬年光復亦嘗身列侍從而幽憂園土奄
忽年餘旣不與百官舞蹈之班亦豈下山
東父老之後蕩蕩之恩未暢衍衍之樂猶
闕興言及此其何能安釋之此其時也且
亦念光復得罪之光景乎

召對之時感遭逢之難再一腔忠愛急欲披宣
聲雖激揚意在將順至以訛傳聳

聽致蒙 譴責維時羣手交推若非

聖恩諭令勿毆焉能保全以致今日是

聖衷空空洞洞原屬至仁浸假而寔威洊加浸
假而嚴

旨疊出臣等有以揣知非

皇上本心也

皇上誠反而得其本心必將有戚戚焉屆今

聖壽益增

天顏有喜卽有難霽之威必且怡然冰釋矧於
光復原無深怒之意者

皇上寬仁大度四十四年於茲未嘗重苦一臣
如曹學臣蒲朝薦輩旋繫旋釋傳爲

盛德足光千古何獨於光復而靳之臣等聞其
母逾八十風燭難期母腹幾斷子眼欲枯
行路之人咸爲感動近又見其子劉永祚
一疏字字隕涕足泣鬼神可謂臣忠子孝
萃於一門大造裁成無非至德者矣

皇上何不特霽德音立

賜光復出之於獄俾得一門聚首可幸重生稽
首頓足以祝

聖天子萬年之壽播之溥海內外共爲懽呼讚
頌直是

仁與寄蒼俱備而

壽等乾坤並久也豈不休哉此非臣等之瀆也
光復一纍臣耳自閣臣以及南北大小卿
寺臺諫諸臣近而勳臣遠而外臣甚而戚

臣宗臣起廢之使臣同心合詞豈皆有私
於光復則以忠而得罪信而見疑人人所
扼腕而涕泣者是用當

添壽之會伏申解網之

請益爲

聖德計非爲光復一人計也

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原任總督漕運戶部尚書李三才一本爲
明主受善微臣愛君敬陳愚悃以昭

聖心以全盛羨事四十二年十月內御史劉光
復叅職盜用

皇木擅占

皇廠

皇上業已遣官會勘具有爰書矣于時非賴
皇上日月之明持而不下則職尚有死所乎是

職於光復卽諒其風聞之誤祇可不怨不
尤決非相黨相庇今願一言而昭揭

聖心保全盛美竊附於古人猷畝不念君父之
義惟

皇上垂聽焉夫

皇上之仁慈其保愛

東宮可質神明中外臣民誰不仰之

東宮之仁孝其怙恃

皇上真同天地中外臣民亦誰不知之故當

召對之時光復惟宜靜聽

天語卽欲有所陳說亦宜舒徐引喻何乃急遽
輕率至於越次大呼也是光復急於獻納
而不能仰體

聖心之故也

皇上逮之是也失在愚戇也雷霆擊物威不移
時父母責子怒不竟日

皇上卽速光復今日執之明日舍之此亦
人主馭下之常廷臣卽欲申救或燕閒一二語
或從容一二人自可默霽

天威赦此無罪何至連篇累牘舉朝闕然且
宗室駙馬亦相溷擾

皇上安得而不怒也蓋激則怒怒則憤憤則疑
一則疑其厚以植黨而敢於抗上一則疑
其陰有所附而陽借爲名而光復之罪於

是乎不可解矣然此實非光復之得與聞
也亦非光復之能喻止也是諸臣急於挽
回而不及仰體

聖心之過也

皇上置之亦宜也失在激聒也狘職大馬微誠
端居深念所以亟望於

皇上者則以

皇上真稟堯舜之資坐致太平之盛萬福攸同

百祿是荷正宜永錫臣民和平之休益綿
國家仁厚之祥柰何祇因臣下一時之失而
持之益堅執之益固遂來盛美不終之嗟
耶何也

皇上御極行且五十年矣何曾重罪一言臣乎
而今乃忍殺一言官也何曾私斃一小民
乎而今乃忍殺一御史也上則主德之始
終於是焉關下則言路之通塞於是焉繫

近則

宗社之治亂于是焉基遠則史冊之是非于是
焉在故願

皇上留神繹思一宥光復而使

聖心昭昭于天下盛美永永于無窮也且

皇上獨不憶癸未年之事乎御史魏允貞以論

科場忤

旨業下都察院治罪矣時職備員卽署上章申

理

皇上雖怒職謫職不三閱月而職與允貞並蒙錄用轉圜之風三代僅見頌美之口四海同聲今光復之愚戇不與允貞同耶廷臣之激聒不與職才同耶乃于彼則舍之于此則收之于昔則聽之于今則置之豈受善納諫之懷獨廓于三十年之前而舍已從人之度顧隘于三十年之后哉反而求之

聖心必有戚戚焉長至屆期 朝審伊邇光復乃以豸冠繡衣之臣曾預耳目侍從之列一旦囊木帶索行過都市俾志士咨嗟行道歎息光復縱不敢謂一身辱獨不謂國家之名分辱乎

皇上縱不爲光復惜獨不爲

朝廷之體統惜乎况仁心仁聞久矣洋溢於天下則特赦

亟赦更何濡滯于崇朝

氏至於母老子幼疾病頻仍光復此身誠
困誠極乃職言併不之及者蓋謂

明主可以理奪而不可以情求

皇上之爲法天下可傳後世端在今日此何等
舉動何等關繫而乃欲以區區私情感動
天聽耶伏乞

皇上詳察職言一意忠愛絕無朋比卽出光復
母令光復久辱囹圄以傷忠臣義士之心

將見中外臣民莫不舉手加額共頌明明
天子萬年矣若夫木廠一事工部漂流原疏見
在工部所奉原

旨見在戶工二部廠基倉基誌書見在文移牌
票揭案契約鄰右里甲經紀佐証一一見
在不妨

皇上嚴行多官會問職當詣

闕面質卽萬勘千磨斷毫不能有誣於職非

故借此解免取笑於天下之正人端士也

萬曆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貴州等道掌道事福建道御史梁州彥等
一本爲歲顛更新累臣猶繫懇祈及時
寬宥以廣

皇仁事職等辱在班行欣事

明主傾 陽獻曝每思竭其款款之愚今節屆
履端中外華夷行將舞蹈嵩祝

皇上之福日升川至而未有窮極也職等以爲
一人鳴豫穉觴介

壽無如此時羣情顛仰

施恩賜赦亦無如此時用敢合詞籲懇願推廣
皇仁以代誦禱可乎昨歲御史劉光復冒昧颺
言倉皇取罪一時愚戇之失卽職等不能
曲爲之解惟是罪止愚戇非犯不赦之條
處以極刑中外不知所坐且

聖度優容從來未輕置人于辟豈其于光復而
獨過爲介介無亦惡其狀而未詳其言故
重罪於前而示懲於後耳然而

皇上曰慈愛

東宮光復亦曰

皇上慈愛

東宮仰符

天未嘗他有牴牾其言旣無足深咎乃其情
則更有可矜矣光復自被逮以來憂患煎
銷僅存鷄肋卽當南冠向隅之時不念

天王聖明之戴其困頓已極其悔艾已深政惟
是懃則執之固有不測之怒悔則舍之旋
有不測之

恩所恃

聖明終及寬政耳不虞長繫到今歲復一歲家
有衰母倚閭徬徨藐爾諸孤痛深失怙當
孝治之朝割人天性之愛萬一光復母子鬱憂
莫必其命能無傷

錫顛之仁貽後時之悔耶頃者風火迭災譴告
切懇三冬元旱滋潤未霑揆之天意亦大
可畏懼矣忠臣繫而

大內災孝女死而齊地亦愁冤所積戾氣乃徵
以今視昔事政相類

皇上安可不察其故乎乘此獻歲發祥滌除既
往特

下詔矜釋予以廣

皇仁彌天變快顛望之輿情迎履長之
休祉此除舊布新第一義也將中外誦禱億萬
年無疆之慶在此舉矣

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大學士方從哲等 題邇來

皇上勵精圖治種種善政中外臣民莫不欣仰
惟是御史劉光復未蒙

恩釋此尤時事最切而人心所顛望者夫以愚
戇直言自取罪戾臣等何能曲爲之解乃
其愛

君憂 國之心則臣等所深知亦
皇上所宜俯鑒者彼其平日正欲以

儲講一事叩 闈力請一旦見

皇上親御宮門

皇太子 諸皇孫俱在左右以為此千載一時也遂不覺慷慨奮發越次進言雖一時天語未終而彼亦不能少待是其輕率之罪固無所逃而忠憤之氣則深有可取者若謂當時一無所言則彼之越踰直前也何為而

皇上之怒其震驚也又何所指耶今

皇上置之囹圄加之桎梏幽囚挫辱已幾兩年亦足以盡其辜而示之懲矣儻於此改歲之時渙發

德音將光復立

賜釋放則恩威並用仁孝兩全不獨解網之惠施於一人亦且轉圜之量光於四海

大聖人舉動真超出尋常萬萬矣如或

聖怒未捐仁恩有待日復一日

賜赦無期致使光復憂愁抑鬱庾死獄中傷

聖主納諫之名灰志士敢言之氣所損於

盛德盛治豈淺鮮哉臣等竊見薄海臣民傾心

仰跂者惟此一事亦惟此一時故敢披瀝

赤誠補牘再請萬惟

聖明矜察卽賜允行

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太常寺等衙門少卿等官林學曾等一本
爲春和屆期率土禴慶懇乞

恩釋累臣以光昭泰運事臣等竊讀漢之詔令

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危

亾而莫之省憂此仁君之祐言百代之龜

鑒也蓋冬令主肅殺其象陰慘春令主生

育其象陽舒帝王體天行事君道卽天道

矣我

皇上聖明寬宥同符堯舜如發帑散賑闔澤常
流固不待入春而始有矧此陽德方亨

聖壽日躋當自有發政施仁以答滋生之天休
尤自有解網祥刑以彰同利之景象則慨
然出劉光復於獄

聖心在今日必獨覽而獨斷曾無俟諸廷臣之
交牘亦原非諸臣所能瀆

請者也夫光復繫獄幾兩年矣去冬未蒙

矜允猶謂 電怒方嚴

龍顏未霽今幽囚挫辱悔艾已深當此獻歲吉

祥凡百臣工皆有滌除赦過之令豈以光

復名列侍從一言愚戇與犯不赦者殊科

而聽其瘦苑囹圄中令倚閭之母籲天而

哭陟岵之兒伏地而號是抱赤忠之臣曾

不得與羣生草木欣欣有生意也是終成

光復以捐軀之名而當宇宙太和之日令
有司求無咎危死亾之百姓而顧有咎危
死亾之諫臣也

聖天子一念及此其不崇朝而生放也又豈臣
下所能測哉且頃者火災疊見瑞雪絕稀
固上天之怒氣未釋也而

陛下釋之在此時矣固上天之鬱氣未開也而
陛下開之在此時矣昔漢宋英主遇天戒則下

詔求方正直言極諫之臣而

陛下求方正直言極諫在此時矣故臣等乘歲
節方新

天顏有喜之日合詞同請望

皇上立渙德音予以昭

聖母之慈回造化之春全天地好生之大德擅
古今納言之令聞非敢爲光復一累臣嘒
嘒也實爲

熙朝盛德至治不可因光復一纍臣而少致
虧損也伏乞

皇上賜允臣等懇切顙望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刑科給事中姜性一本爲宗臣戚臣忠直
可亮敬乘履端之期請

沛寬政事臣惟帝王令德莫先於納諫故狂愚
戇直所必容也工瞽芻蕘所可採也況在
骨肉之親肺腑之戚乎又况值正元之旦
欣慶之辰乎狝則今日之亟宜寬釋孰有
甚於中尉克鯨駙馬王昺者臣請得而申
言之夫克鯨王昺非皆疏救御史劉光復

者哉光復以奏對聲高坐辟繫獄舉

朝救者累牘連篇顧未有若昂之慷慨真誠
正言極論者也彼豈不計夫言出禍隨而
身爲貴戚之臣義不容隱忍已忠諱

皇上不聽之亦已矣革去衣帶養膳又伴押原
籍以

掖廷之至戚陳肝膽之忠規而使之越處羈縲
與齊民等曷何幸也至於克飭所上原疏

禮部照例存案臣雖未閱其全章而聞其
一朴魯貧宗裹糧數千里叩

闈啟事非爲自己婚封之故也非與人有爭
擾之情也不過欲

皇上納讜言矜憇臣耳越關擅

奏於例止發間宅而押解高牆禁錮無乃甚
乎昔鄢陵中尉勤熨赴

闕言事亦發高牆

先帝從禮臣之言釋歸本府敦睦之誼至今頌
之吁嗟克飭何其不得爲勤慰也且我
皇上之罪劉光復者爲其震驚

聖母耳克飭非

聖母之宗枝乎王昺非

聖母之愛婿乎一則淹禁園牆不得脫幽囚以

瞻

天日一則屏居田野無由扈

輦轂以覲

清光恐

聖母在天之靈亦有愀然不樂者矣方今一元

肇始萬彙昭蘓

皇上蠲賑布恩何所不曠蕩而獨令宗戚之臣
爲向隅之嗟臣竊扼腕之漢制正旦放生
以順生氣孝經立春日勅吏出輕罪臣乞
皇上師古爲政乘時布令卽旦夕出劉光復於
獄矣仍將克飭送回

懷仁本府復其封爵將王昺取回來京復其
衣帶養贍一舉而親親之至仁納諫之備
度豈不媿美帝王光昭史冊哉

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 日

懷仁本府復其封爵將王昂取回來京復其
衣帶養贍一舉而親親之至仁納諫之備
度豈不媿美帝王光昭史冊哉

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

日

